

Painting and Mine

仅仅只是白铁罐——我与尼德兰绘画的区别



关于自己的艺术和尼德兰绘画的区别

一个问题打破了令人压抑的沉寂，它来自长桌子的左端：“您的作品是通过什么来和古代尼德兰人的绘画加以区分的呢？”我耸了耸肩，但是最后还是从嘴里吐出点话来。一半是故意作对，一半是令人惊讶的反问：“难道人们就看不出其中的区别吗？”在会桌的周围响起一片轻轻的笑声，搞不懂是赞成还是反对。我那位不知名的反对者恼怒地回答道：古代尼德兰人不认识白铁罐，这实在是一种巧合。

看来凹陷的白铁罐是唯一的区别了，好像从构图上、从色彩的应用上，首先是从我的画中被表现物完全不同的光感上所体现出的区别一点都不明显。在我的画中并不存在那种漂亮的、神秘的暗部，而“尼德兰画家们画中的”玻璃杯、银盘及剥开一半的柠檬正是通过这种暗部的对比而获得光感的。今天房屋中的光线过于普通和实在，很难想象它仍然能赋予被表现物以那种神奇的感官上的魅力。即使不谈这一点，我画中的被表现物也不具有古代尼德兰绘画的那种精纯。相

反地，我是将表现的重点放在可能的最简单的形式上了。一个物件对我来说首先是一块或多或少带有几何形构图的建筑砖瓦。我的绘画观念称为：圆形、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多角形和椭圆形。所以或许是一位构造主义者。不过构造主义者的画作给我的唯一启发是，人们能利用几何形式和不同的

色彩意义或色彩份量摆弄出漂亮的画面来。但“对我来说”这还不够。一幅绘画决不仅仅是将装饰性的方法成功地加以平衡的行为。色彩不允许只是自我表现，而形式也不仅仅包含着色彩。一幅画中如果没有具体的物像，最广义地讲，对我来说就是非具象的。我必须将我的构造主义的绘画观念具象化，把构造主义牢牢地抓住。只有这样我的画才能令我自己满意。

关于写实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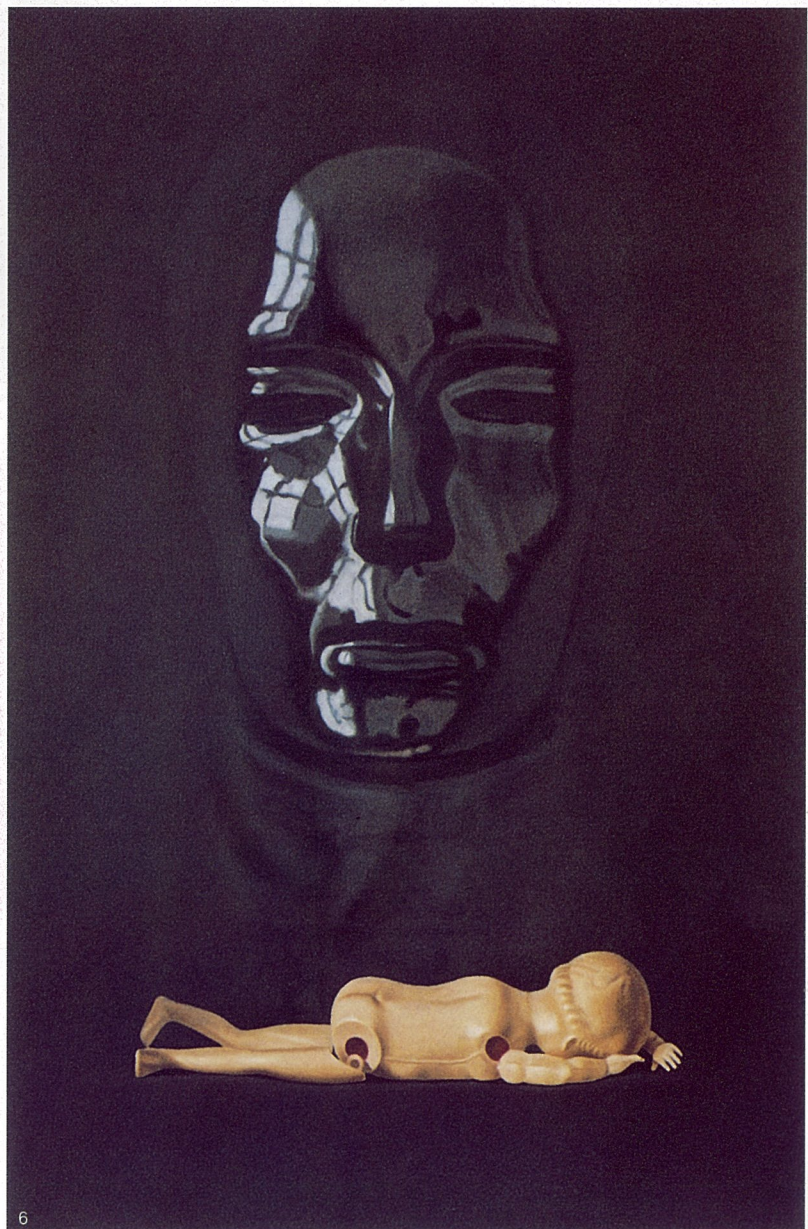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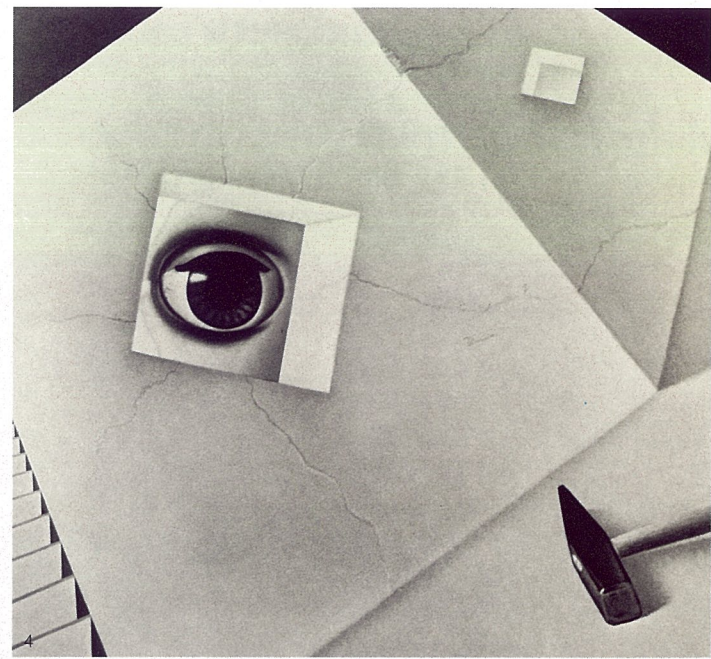
自从现代派出现以来，在西方世界中，写实主义的绘画不断地为压倒多数的男女艺术家们作为陈旧和过时的东西来看待，而又总是有一代代新的画家们对其情有独钟。这究竟是为何呢？或者换句话说，尽管不断遭到反对，为什么还总是有人努力地细致观察、理解、和摹仿，而其必要性最迟在摄影术发明和不断完善，并能为人提供相当舒适的服务后就变成问题了？

这一艺术种类是否还存在着一种秘密的缺陷，它甚至使今天仍然很成功的那些一流作品也为有识之士们所忽视？或许是

与生俱来的缺陷，一种没有它绘画就不会存在的缺陷，它总是再次唤起艺术评论家们的不满情绪？

比如可能是写实主义不可避免地过于接近真实了，它那种粗暴的方式，将各种物体、人类和状态直接地置于我们的鼻子底下，而我们又并不总是想如此靠近和如此细致地感

●库特·浩克



- 1、虚幻世界 油画 库特·浩克
- 2、萨尔登的女儿们 油画 库特·浩克
- 3、夹克 油画 库特·浩克
- 4、预言者之家 油画 库特·浩克
- 5、画框中的玩偶脑袋 油画 库特·浩克
- 6、被遗弃的牺牲物 油画 库特·浩克

觉到它们。物体那种物质上的表面现实感所具有的尖锐性给想象力留下很少的空间，而是固执于对其特有的形式和内容思想。很自然地，这一定让男男女女的观者深感失望。这些人更为期望的是通过接触艺术而证实他们自己的创造性……

卡什米尔·马勒维奇将黑色的正方形放在白色的底子上，他通过这一革命性的行为而成为第一位对写实主义绘画和造型语言发出最激烈挑战的人。这个画出的方块本身拥有某种绝对的纯粹美——至少艺术史对此加以肯定。回过头去看，有一天情况一定会是这样，而非其它。

但是这一具体的图像给我带来的是什么呢？如果不考虑其艺术史的价值，当我直视它时，它为我的眼睛、我的心灵、我的精神提供了什么呢？坦白地说，什么都没有。